

旧影重现

人民画报

不出正月都是年

儿时的大年初一,每家每户第一次开大门可不是随意开的。必须先焚香、烧纸、磕头,鸣一挂鞭炮之后,才能打开大门,意喻对赐福天官的虔诚和敬畏。这个仪式结束之后,同门族人不约而同地带祭品,去先人的坟地祭奠先人,给先人磕头拜年。

我们那里有个讲究,家里的女性是不能去先人坟地的,她们在家里给上坟的男人们准备早饭。初一早晨的第一顿饭,需在完成以上仪式,在天地神牌位面前祭奠之后才能进食。

早饭过后,同门的父辈们传承他们父辈的传统,领着我们这些小字辈,带上香纸,挨家挨户去给年长的族人们拜年。

进门之后,领我们拜年的长辈必须在天地神牌位面前跪下,上香焚纸,磕头作揖三次。之后,便按辈

分叫“爷、婆、大、娘”,答应之后,说“我们给您拜年了”,说完再磕头作揖三次,必须一个人一个人地拜。

拜年仪式结束后,主人家便给大人们发一根烟,给我们小字辈每人一颗糖,或者一颗核桃、两粒花生。最高兴的就数我们这些小字辈,又多了好几份好吃的。

初三送神的一个重要仪式。清晨,父亲领着我和弟妹照例在各个方位祭祀一番,磕头作揖后,父亲便出了门。我们这些小字辈则要跟在父亲的背后,来到送神的福地。

父亲和所有送神的人一样,跪在地上,我们跪在他的身后。父亲上香焚纸,再说一些我们听不清的祈祷语,磕头作揖,鸣炮后结束仪式。完成这些仪式之后,农村真正的年和热闹才正式开始了,并且直到月底。

人们开始忙着走亲戚,新婚的小伙子要陪媳妇回娘家,给岳父岳母拜年行礼。没有成家的,则到七大姑八大姨及姥姥舅舅家走上一回。

不管走到哪里,都是忙着吃香的喝辣的,听到鼓声,忙着捧着看社火。我们这里把高跷叫踩拐子,把骑马骑骡的叫马社火。不管是踩拐子的还是骑马的,社火的内容都是传统戏剧里的著名片段。长龙翻滚欲腾飞,雄狮跳跃上高台。锣鼓喧天声鼎沸,铁铳轰隆福喜来。这便是舞狮龙的场面。

看大戏,是农村人最喜欢的。午饭一过,高音喇叭传来二胡唢呐及铜锣的吹打声。那声音一会儿委婉,一会儿铿锵,扰得人心波涛起伏,大人小孩都坐不住了,便拿个小板凳往戏台那里赶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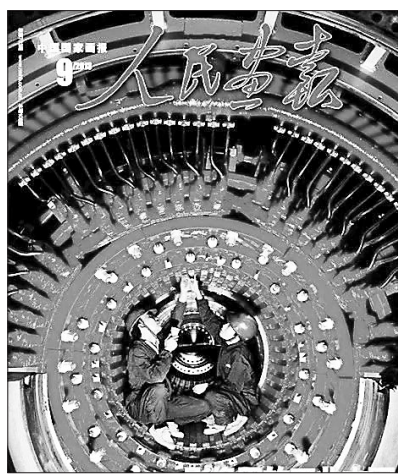
[河南·洛阳] 徐开来



2013年第7期,十年神舟飞天梦。



2013年第8期,这里是新疆。



2013年第9期,工业中国。

往事如烟

我出生于1958年。儿时过年,我们这些男娃主要以燃放爆竹为乐。胆大的把爆竹捏在手里,点燃后猛地把胳膊往地下一杵,紧接着迅速抬起胳膊,把爆竹扔向高空,爆竹便在空中发出洪亮的爆炸声。胆小的把爆竹放在地上,一只手捂着耳朵,一只手拿着香火,半蹲着身子,胆战心惊地去点。香头在爆竹身上乱戳,把爆竹都戳到了,就是点不燃捻子,他还不停地做着要逃跑的动作,逗得我们哈哈大笑。

我们还在竹棍一头破一个两寸左右的口,把爆竹夹在破开的口里,然后一手攥着竹棍,一手点爆竹。有时,还把爆竹扣在脸盆和铁桶下点燃,声音会更响。

[山东·济南] 吕鑫

春节走亲戚

在我的老家,过了大年初一以后,直到正月十四,都是走亲戚的好日子。在偏远的乡间小路,或是城市的大街小巷,都会有来来往往、络绎不绝的人群。

那时候,我刚刚十几岁,过了大年初一,爷爷奶奶就带我去走亲戚。

吃过早饭,我们坐着伯父赶的马车,挎着装满了枣花糕、馒头、点心的篮子,外加两瓶白酒,一路欢声笑语地向遥远的乡村走去。当时,生活还很艰难。家庭条件好些的人家带着点心和酒,差的人家只带十几个馒头。我们的礼物算是不错了。

一路上,见到许多走亲戚的人。有和我们一样赶着马车、驴车的,有骑着自行车的,有开着拖拉机的,有步行的,可谓五花八门,真是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。

到了目的地,先是围着火炉烤

烤得生疼的手。然后,大人们坐下来抽烟喝茶,孩子们便揣上糖块儿瓜子,跑到街上玩耍。

正午时分,亲戚都到齐了。所有亲戚先给祖先的神位磕头,然后给长辈磕头拜年。我们小孩子不懂事,围在旁边瞧热闹。不过,从大人们恭敬虔诚的跪拜中,我也有了一种非常庄重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深埋心底,一直到现在。

开席了,大人一桌或几桌,妇女小孩儿一桌。虽然那时物资匮乏,但太姥姥一家哪怕平时再拮据,也要让亲戚吃好喝好。

吃饭时,谁坐在堂屋,坐在八仙桌的哪个位置,都有说道。每上一道菜,都是请长辈先品尝,晚辈方可动筷子。倘若哪位不懂事,坐错了位置,坏了规矩,会被亲戚们笑话许久。

[北京] 吴全中

黄金团

樊希安/著

连载之194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

消息自然也传到苏继轩、梁占刚等团一级领导耳朵里。苏继轩让梁占刚打长途电话给支队领导证实,支队领导说“是有一个这样的设计和安排”,这就间接证实了传言的真实性。

牛幸娃听到这个消息,死活都不肯相信:上级让我们执行命令建设三山岛,怎么会撤销我们?即使撤销我们,也应按原县团级级别建制转为企业,怎么会并入三山岛金矿?如果部队转企后并入金矿只是

一个井巷队,能担负起整个金矿建设任务吗?这不是开玩笑吗?要是让干部战士职工愿留的留、愿走的走,这还能保留技术骨干和技术能手吗?建设金矿不成了一句空话吗?不相信归不相信,但传的人太多了,消息流传太广了,不少人开始将信将疑。

这消息不仅在部队广泛流传开,而且产生了明显的副作用,各种议论都有了。最典型的是埋怨情绪和消极情绪。一

些本来就不愿搬迁到三山岛的人,说开了风凉话:“像过年抢炮仗似的往三山岛跑,得来什么好了?”还有的说得更难听:“像孝子抢孝帽似的往三山岛跑,以为有什么好事,现在有你哭的时候。”有的说:“咱们要是留在沙河就地改公司,怎么也弄个县团级企业,现在可好,桌子改成了板凳,向下矮了一截。”散布消极情绪的人说:“眼下是打铁人分家,散伙了。”有人说:“部队保不住了,级别也保不住了,爹死娘嫁人,各人顾各人吧!”还有的表达心中不满,说:“我们到三山岛来建设金矿,落了这么个下场,真是老公公背儿媳妇去赶集——出力不落好。”

更多的人是茫然无措,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真的还是假

的,是真的如何办,是假的如何办。除了个别人思想飘摇、情绪低落,在思想和行动上不同表现外,多数是遗憾,是为这支队伍即将消亡而遗憾,为三山岛金矿建设可能受到影响而担忧,有一种英雄末路壮志未酬的味道,不愿脱下军装,即使脱下军装也不愿散伙,而是继续执行命令,把三山岛金矿建设好,献给国家。但遭此际遇,也无话可说,只好听命运安排。从来厌恶通过小道打探消息的牛幸娃,也忍不住让杨玉琼给北京的夏玉珠打电话探听情况。夏玉珠是基建工程兵文工团独唱演员,父亲是老红军,人际关系广,消息渠道多,神通广大。果然只用半天时间,她就摸到了实底,晚上把电话打到牛幸娃家。是杨玉琼接的电

话,牛幸娃怕她转述不清,就把电话抢过来自己接,让夏玉珠慢些讲,一字一句讲清楚。害怕忘了记不全,还一边复述,让杨玉琼做记录。

夏玉珠在电话里说:“事情是这样的。按照这次基建工程兵撤销的有关规定,部队转成企业的,按照部队原有级别确定企业级别,部队干部转到地方企业的,享受原有级别,这是明确的。但在上级研究十一团转制为企业,在和山东省有关部门沟通时,人家提出在三山岛这么小一个地方,放三山岛金矿和三山岛矿建公司两个县团级企业,不好管理,不好协调。一山不容二虎,互相不服怎么办?闹矛盾怎么办?”

待续